五禮通考

自四至六

北海
1163
4

越後三浦宗春君遺贈此書以為其先妣記念雖時明治卅九年六月三十日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五禮通考卷第四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國子監司業金匱吳鼎參校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四

圜丘祀天

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陸德明釋文作𡈼音皇本又作皇）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也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疏皇與下冕相對故為冕屬案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為鳳凰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

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注蠶於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疏仲春二月告后帥領外命婦諸臣之妻內命婦三夫人已下始蠶北郊蠶事既畢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為祭服也案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二月始蠶者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蠶之時又浴種乃生之故設文有異也）

禮記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注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疏天子云純諸侯云冕冕祭服故知純亦是祭服天子有衣色諸侯亦有衣色是其互也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傍才是古之緇字一絲傍屯是純字但書

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

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嬪女毋觀省嬪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注后妃親採桑示率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注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于后妃收繭稅者收于外命嬪

季夏之月令嬪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以給郊廟祭祀之服注嬪官染人也疏染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然必有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

周禮天官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注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疏言凡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等故言凡以廣之云共黼畫者凡祭服皆畫衣繡裳但裳繡須絲衣畫不須絲而言共絲者大夫以上裳皆先染絲則元衣亦須絲為之乃畫故兼衣畫而言之也組就者謂以組為冕旒之就故組就連言之云之物者謂絲之物色共之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

蕙田案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是大裘之冕即五冕之衮冕非別有一冕也鄭氏誤謂大裘不被衮又泥于大裘而冕之文不得已為有冕無旒之說不知有冕無旒元冕也元冕祭羣小祀之服今乃服以祀天不亦悖乎

禮記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注祭先王之服也

馬氏晞孟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冕止于五則大裘而冕與衮冕一矣蓋祀昊天則大裘而加冕享先王則服衮而已周官于祀昊天不言衮則用衮可知也記于龍衮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

蕙田案馬氏謂龍卷以祭兼昊天先王極是可正鄭氏之謬

周禮天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注）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疏）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則義同于大射也先鄭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元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故知大裘黑羔裘又云服以祀天示質者以其衮已下皆有采章為此大裘無采章故云質案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鄭氏鍔曰掌為大裘以祀天與特牲之文不協然記禮之言衣裘皆為有衣以為裼裼覆也為其褻故必覆之其說以為表裘不入公門入公門尚不敢況敢表裘以祀天乎冬至之祀以寒故服裘于裘之上則被衮衣裘被衮則同一冕故司服掌王之服六而冕有五然則特牲言被裘周禮言大裘雖若不協其實不協也一也記禮者有不敢服裘而被冕之義則大裘不揚之文又有大裘冕無旒之論皆不足據也方氏苞曰他職曰祀五帝旅上帝獨此云祀天者明此服本共圜丘之祭非四郊所通用也夏秋迎氣無服裘之理況方澤乎自公彥引孝經緯鉤命訣謂祭地亦服大裘歷代難之議禮者莫能辨不知此公彥之臆說耳孝經緯鉤命訣亦無是也彼稱祭地之理與天同謂其尊同牲玉之數拜獻之節不異耳玉幣以陰陽異色則裘服亦以寒暑異施可知矣且舍大裘其餘冕服皆同亦不害其為衣服之同也屨人職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況裘冕乎

蕙田案中庸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盛服謂冕服也春官司服掌五冕自衮以下公侯至卿大夫以次服之寧有助祭者服衮冕而主祭之天子服元冕乎大裘而冕者祭莫大于昊天先王而宗廟時享在四仲之月禘以孟夏祫以孟冬大饗在季秋祈在春夏祭地在夏至祀五帝以迎氣時皆非嚴寒不必用裘惟圜丘祀昊天上帝在冬至之日詩所稱一之日觱發者也周之都在西北圜丘之壇在南郊祭之時在平旦其霜風凛冽較之祭于屋下為更甚故司裘特制大裘以為祀天之服蓋專為冬至南郊設而他祭不用也云大裘而冕見雖服大裘而必戴冕冕與衮相稱王之冕以衮為盛戴冕則被衮可知禮意甚明若冕而不衮成何體制豈所謂盛服者耶康成拘泥裘冕衮冕句法遂創為有冕無旒裘上有元衣之說後世難以信從異說紛起踵

訛襲繆至有盛暑服裘必不可行而廢親祀者惟宋陸農師謂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襲可知王被衮以象天則大裘襲衮可知大裘襲衮則戴冕繅十有二旒可知說最直截而鄭剛中陳用之闡發詳盡可以正註疏之謬而為千萬世之準繩也

又案鄭氏謂大裘之上有元衣夫元衣乃無旒元冕之衣康成誤看大裘而冕似裘之外更無衣而但有冕遂用無旒之元冕以附會于尚質之說今有因無旒之冕即是元冕遂併元衣而附會之以加于大裘之上不知其已同于卿大夫助祭之服也夫裘之外有衣則郊特牲之說信矣既知裘之外必有衣則

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注）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六服同冕者首飾尊其旒數則亦有異也（疏）冕名雖同

蕙田案疏冕名雖同旒數有異其說甚詳見後

鄭氏鍔曰羔裘無經緯之文而有純一之質無繡繪之巧而有自然之體謂之大者惟天體為甚大故以名祀天之裘惟大裘之上襲之以衮故記衮謂之被言被之于其上祀天宜尚質反被以衮者蓋陶匏藁秸圜丘埽地雖主乎質鎮圭之繅以藉龍旗之日月四圭之邸六變之樂又主乎文內盡質外盡文以盡事天之道凡冕之制版廣八寸長倍之前圓其前而俛之向明與物交之義方其後而仰之向晦與物藏之義上元以象天道之升下纁以象地道之降名之曰冕言當俛以致敬之義

蔡氏德晉曰冕冠也古者衣冠相配故衣與冕同稱也大裘而冕者服大裘衮衣襲而不裼而首則戴冕繅十有二旒也十二章者虞書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虫六皆繪于衣宗彝七藻八火九粉米十黼十一黻十二皆繡于裳祀天于冬至服大裘其祀五帝惟立春為然餘則但服大裘外之衮衣而已至夏秋則其衣亦當以紗為之但仍備十二章之制也

禮記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戴冕

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

家語郊問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服衮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注大裘為黼文也言被之大裘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太壇而脫之

陳氏禮書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曰郊之祭王被衮以象天然則合周官禮記而言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衮可知也議者以司裘言大裘祀天而不及衮司服言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在衮冕之上又節服氏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是衮冕與裘冕不同謂之大裘而冕則不加衮是不知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獨稱羔裘如濡羔裘豹袪羔裘逍遥燕服元端蜡服黃衣皆狐裘而詩獨稱狐裘以朝狐裘蒙茸狐裘黃黃則裘之上未嘗無衣也裘之上未嘗無衣而衣之下有不用裘故屨人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則凡春夏秋之祀不必服裘所以適時之宜而已由是觀之衮冕以維太常者不必有裘裘冕以送逆尸者必有衣也記曰尸襲而不裼送逆尸者象之則裘冕加衮又可知也古者犬羊之裘不裼必襲之也表裘不入公門必裼之也是裘有裼之而不襲有襲之而不裼未有表之而不裼襲者則徒服大裘而無襲非禮意也鄭志謂大裘之上又有元衣此尤無據也夫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埽

地陶匏蕢桴土鼓疏布冕樊冔黈纊充耳以木為簨虡羽毛為飾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時有邸八變之音黃鐘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者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楊氏復曰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先鄭後鄭注皆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何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羔裘豹袪縞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麛裘青衣以裼之羔裘豹袪縞衣以裼之君子狐裘黃

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有日月星辰則王服十二章明矣若夫同服九章非唯君臣無別又且與經文之言不合

聶氏三禮圖大裘冕無旒冕廣八寸長一尺六寸上元下纁以綖覆飾之其板側則不用金飾有紐玉簪導以組為纓色如綬衣服令云大裘以黑羔皮為之元領褾緣朱裳白紗中單皂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䚢大帶黻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珮元組雙大綬六采元黃赤白縹緣純元質長二丈四尺五寸首廣一尺朱襪赤舄祀天神地祇則服之

陳氏禮書梁五經博士陸緯等大裘之制宜以黑繒為之其制或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隋始詔虞世基等憲章古制定輿乘服合八等案周禮大裘之冕無旒其服羔裘也準禮圖以羔正黑者為之取同色繒以為領袖其裳用纁而無章飾絳襪赤舄祀圜丘感帝封禪五郊明堂雩祀皆服之今文大裘冕無旒冕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深青表纁裏金飾玉簪導以組為纓色如其綬裘以黑羔皮為之黑領褾緣朱裳

蕙田案自梁及隋唐後皆服黑羔裘無衣元冕無旒仍注疏之謬也至宋神宗從陸佃之議服裘被衮而後先王之制度復明甚矣議禮之難而儒者考訂之功不可忽也

附辨鄭氏王服九章

周禮春官司服鄭注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衮五章裳四章凡九鷩衣三章裳四章凡七毳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希衣一章裳二章凡三元衣無文裳刺黼而已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注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三公一命卷注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

楊氏復曰先儒謂大裘之上有元衣元衣之上有十二章周止九章其說皆非是愚即司服經文熟讀而詳玩之則知有虞氏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夫衮冕九章鷩冕七章公之服自衮冕而下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公之服九章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此不待旁引別証而知鄭說之非矣舜曰余欲觀古人之象蓋十二章自日月星辰而下從古而然矣孰謂禮樂大備於周而獨不然乎郊

所以明天道取象非一端也冬至圜丘大褧而冕則
天之時也席用藁秸器用陶匏則天之質也服有日
月星辰之章則天之明也璪有十二旒則天之數也
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
旗冕服唯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
下君臣同冕畧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疏云鄭氏
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
不信之矣唯其並以意解故後世遵用其說始有悟
其上下之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衮衣
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服織文
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
月服元冕三旒衣無章而三公亞獻服衮孤卿服毳
驚貴賤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衮他冕盡廢者矣先

王制禮必本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
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旂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
十二旒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
辰畫於旌旗故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旂山登於俎
黼登於宸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
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
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
經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
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歎哉

林氏之奇曰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
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益
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
謂衣無三辰耶又謂上公九章而王亦九章將何所

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與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

劉氏執中曰書稱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舜而欲觀乎古則衣裳之章十有二其來遠矣周之禮樂因于虞夏者衆矣鄭康成見司常之職云日月為常則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非也且交龍為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矣熊虎為旗周之裳不去其虎蜼矣何獨日月為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案周禮典命之職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則其衣裳九章推而上之天子衮冕十有二章明矣

蕙田案諸家破鄭氏周衮九章之說當矣衮既十二章差次以降則鷩當九章毳當七章絺當五章元當三章其諸侯于天子降殺以兩上公雖與天子同衮冕而服止九章冕止九章冕以此推之則侯伯鷩冕者服七章冕七旒子男毳冕者服五章冕五旒孤絺冕者服三章冕三旒卿大夫元冕者服一章冕無旒即弁師所謂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是也

附辨注疏諸家冕旒玉數

夏官弁師鄭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

鄭氏鍔曰王之吉服六冕每一冕則宜六冕今止五冕者禮圖以大裘之冕無旒陸佃云大裘襲衮則戴冕纚十有二旒大裘與衮同一冕故服六而冕五此說得之

馬氏晞孟曰記言龍衮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衮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

陸氏佃曰諸侯九斿則上公十二斿可知

弁師賈疏經云九就當上公以九為節故知是公

蕙田案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注云侯當為公緣下文別見諸侯故此當為公山陰乃因諸侯九而弁師云諸侯皆九旒故記曰天子十有二旒諸侯九就諸侯蓋通稱亦人臣何得與天子無區別耶

蕙田案如鄭剛中說則五冕同旒毫無分別實止一冕耳周禮何以稱五冕耶此不足信

弁師鄭注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再就用玉八王昭明冕斿命數圖曰王五冕並十二旒二王後王朝三公加為二伯九命衮冕九旒侯伯加為九州牧王朝三公八命山八旒侯伯七命鷩冕七旒王朝之卿六命火六旒子男五命毳冕五旒附庸王朝大夫及大國之孤四命藻四旒王朝上士大國次國之卿三命希冕三旒王朝中士大國次國大夫再命元冕二旒○又曰舊說鷩冕七旒絺冕五旒元冕三旒非也

蔡氏德晉曰案諸侯之服其衮數皆依命數而侯國諸臣之服不隨命數為衮數故孤四命而希冕三衮卿大夫有三命再命之異而元冕無服則同服也再命乃受服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俱未受冕服而服皮弁其色如爵所謂爵弁也然則王朝諸臣之服經雖不見以義推之其出封皆加一等以四命之服而服三衮之希冕例推之則

王之三公八命必服七章之鷩冕卿六命服五章之毳冕大夫四命服三章之希冕士之三命再命同服無章之元冕可知也一命之士未受服則但服爵弁矣而鄭康成王昭明乃為八旒六旒四旒二旒諸服之說不亦鑿乎

蕙田案禮數降殺皆以兩則章數旒數依先儒陽數之說為是王昭明非之誤矣且如圖說有所謂山八旒火六旒藻四旒者則通大裘之冕共為九冕而周禮五冕之說亦不行矣敬齋駁之甚當其說不可易

王氏應電曰經文五采繅十有二就是五冕之繅其數無不同也又云皆五采玉十有二是五冕之玉皆一百四十四以矣諸公之繅斿九就瑲玉三采所異者此耳繼之云其餘如王之事則每旒玉十二並無九玉之說蓋冠之長尺玉之間十有二玉為尺有二寸故能垂之以蔽目少短則不足以蔽目矣此正如樂舞之數以其每佾八人故佾之字從八乃謂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士之四人豈足以成樂舞乎故侯伯之繅斿七就其餘如公之事亦每旒玉十有二子男繅斿五就其餘如侯之事孤繅斿四就卿三就大夫再就小國之卿再就其每旒亦皆十有二旒為日而說止有前旒惟延則有前後玉藻之文可見

蕙田案天子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不減諸侯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亦減天子雖有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之別而每旒之玉皆十二諸侯以下之冕則九旒者九玉七旒者七玉五旒者五玉而玉又用瑉也王昭明旒必十二玉之說非是又據玉藻之文而謂旒有前無後亦拘而鑿陳用之曰漢制天子繅旒前長後短諸臣繅旒有前無後非古也

右服冕

周禮春官巾車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注王在焉曰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樊讀如鞶革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前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元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

為縿斿則屬焉〔疏〕云以祀者以下諸路皆非祭祀之事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而已

鄭氏鍔曰玉者陽精之純可以交三靈故以玉飾路所駕之馬錫以昭其聲樊纓十有再就以昭其文所建者太常象天之明斿十有二合天之大數祀天則乘所以極其尊也

〔陳氏禮書〕司常日月為常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降龍郊特牲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常有三辰升龍降龍設崇牙備弧矢飾之以旄垂之以鈴人臣有功則書于其上左傳曰錫鸞和鈴爾雅曰有鈴曰旂書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觀此則大常之制可知矣

方氏苞曰此職及司常大司馬皆曰王建太常則諸侯以下不得建明矣而大行人九斿七斿五斿皆曰建常何也旗常者徽幟之通稱也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而統之曰常春秋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大常而外無畫三辰者而統之曰旗則知旗常可互稱而太常則唯天子建之矣

蕙田案五路所建旂亦以大概差等言之其實天子五路皆得建太常也觀治兵大閱王乘戎路而建太常可見

又案禮記載魯君祀帝于郊有日月之章蓋僭禮也三辰惟畫于太常又唯天子得用之耳天子五路雖俱得建太常而以祀事為重故秦以下掌祭祀者曰太常卿亦以見掌天子祀事之意

〔禮記禮器〕大路繁纓一就〔注〕殷祭天之車也〔疏〕殷猶質以木為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也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匝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帀一成車既樸素故馬亦少飾止一就也

大路素〔注〕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

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注〕設日月畫于旂上素車殷路也〔疏〕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為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

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注〕袞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為榮好也

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注〕雕為刻鏤幾謂沂鄂言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以為沂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

周氏諝曰乘素車者言殷之郊禮也先儒以為魯公之郊用殷禮則非也

方氏慤曰此與周禮不同者容泛記前代之禮耳

楊氏復曰案巾車一曰玉輅以祀郊特牲曰乘素車禮器曰大路素而越席二說不同夫子答顏淵曰乘殷之輅蓋素車者殷輅也飾以金玉者周制郊特牲

禮器疏以素車為殷輅其言蓋有所據使周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曰乘殷之輅矣

陸氏佃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太常郊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太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汎祭之玉輅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輅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雖然車旂之有兩非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戎路建太常而巾車之職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則田之車旂亦以兩蓋乘木路建大麾者即道之車也與王乘玉路建太常者即事之車也與王乘素車乘素車建大旂同意郊特牲言乘素車在被衮之後則所謂陳氏禮書禮言玉路以祀又言素車之乘蓋王之祀天自國至大次則乘玉路自大次以升壇則乘素車猶之聽祭報以皮弁及祭則服大裘冕也

蕙田案諸家論祭天車旂不同當以陸氏陳氏之說為是周氏楊氏以為殷禮則郊特牲上文明以周質下何緣此處忽入殷禮云使周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曰乘殷之輅夫三正通於民間則周亦有夏時子在齊聞韶則周亦有韶舞特未廣於天下耳周有殷輅似不足疑況祭天尚質素車安知非陶匏藁秸之

意乎至鄭氏以為魯禮則魯無稱王之事孔氏乃謂魯用王禮亦得稱王斯益悖矣

右車旗

禮記郊特牲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受命謂告之退而卜〔疏〕郊祀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郊如受命也故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是也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

方氏慤曰卜郊蓋指用辛之郊耳以其有上辛中辛下辛故周郊以日至而大宰于祀大神示言卜日者崔氏謂卜日以至為主不吉乃用他日理或然也

蕙田案郊用冬至無庸卜日此所言亦魯禮耳然告廟擇士天子亦當有之姑存其說至周禮所云卜日皆兼他祭為文原不專指郊天言

周禮春官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注〕宿先卜祭之夕〔疏〕言凡祭祀之卜日謂天地宗廟之等將祭前有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十日矣若然卜日吉則齊今云祭祀之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為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

天官大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執事宗伯大卜之屬〔疏〕大宰率宗伯大卜之屬執事之人而卜日四時迎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後日故箴膏肓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率執事而卜日〔疏〕祭前卜日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于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

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注〕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祝墨

大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注〕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

龜人祭祀先卜〔注〕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元謂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疏〕天稱禋祀地稱血祭是天地稱祭祀

禮記表記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

右告廟卜

周禮天官冢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祀大神示亦如之注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大神示謂天地　疏遂戒者謂祭前十日遂戒百官使散齊致齊祀大神謂冬至祭天于圜丘此天謂大天對五帝為小天也

劉氏迎曰誓戒者誓其所當戒者也具修者特具之所當修使無闕事也如所謂視滌濯贊牲事贊玉幣爵之事皆百官所當修具

方氏苞曰冢宰司徒所涖祀事皆首五帝者四時迎氣之祀且涖則昊天上帝不必言矣知然者宗伯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首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司服職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參互其文則其義顯然矣

蕙田案經文明言大神示亦如之大神示即圜丘方澤也

秋官大司寇若禋祀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疏云戒之日者謂前期十日卜吉即戒之使散齊云涖誓百官者謂餘官誓百官之時大司寇則臨之云戒于百族者大司寇親自戒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太宰為之是以太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故知太宰戒百官也若然太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太宰雖云掌百官誓戒戒則親為之誓則掌之而不親誓何者此司寇卑於太宰此云涖誓百官豈司寇得臨太宰乎故知太宰掌之餘小官誓之司寇臨之也

地官遂師凡國祭祀審其戒誓

春官太史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秋官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

禮記明堂位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

周禮秋官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

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古者天子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

通典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

羣官乃習射于澤宮選可與祭者
禮器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注澤
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同誓勑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疏澤澤宮也王在于澤宮中于其宮以射擇士故因呼為澤宮也王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為助祭之人故云王立于澤也禮器云舉賢而置之是也然王者獵在圃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于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又云鄉之取也于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親聽誓命者因于澤宮中又使有司誓勑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故禮器云聚衆而誓之是也

蕙田案澤宮親聽誓命正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之謂也

於澤宮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注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

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

重相申勑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太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庫或為廐疏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太廟而重戒之又曰以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為王之親也王親謂之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者卜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又云七日戒三日齊鄭既云王自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齊之時以誓命重相申勑也

陳氏禮書戒者勑以事誓者告以言士師五戒而誓
居其一則戒之中有誓而誓則明其戒而已周禮百
族郊特牲百姓儀禮所謂子姓兄弟之類是也澤郊
學也誓于澤即其所擇而誓也庫門象法之所在戒
百官于此所以謹之也太廟先祖之所在戒百姓于
此所以親之也掌之以太宰重其事也協之以太史
正其禮也涖之以司寇肅其職也然古者用刑之法
常恕以寬誓人之詞常嚴以峻故軍旅之誓曰孥戮
汝無餘刑祭祀之誓曰服大刑明堂位之所言者誓
百官之詞也條狼氏所謂殺轅鞭墨者誓其屬之辭
也凡欲齊莊謹肅而已孰謂其法太苛哉考之月令

教習田獵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聘禮誓于其境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鄭氏曰史于衆介之前北面讀誓以勅告士衆然則祭祀之誓亦應如此古之讀誓者史官耳太史戒及宿之日讀禮書而協事是也唐制太尉讀誓非古也今猶襲之

右誓戒擇士

周禮天官膳夫〔王齊日三舉〕〔疏〕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

史氏浩曰當不飲酒不茹葷之時懼其日力之不足則不能勝祭事故三舉以助之非謂盛殺而供也

王氏應電曰齊之日宜冲淡以養其精誠故不飲酒不茹葷不聽樂舉則酒侑食故齊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

姜氏兆錫曰王齊則不舉但不殺牲盛饌用樂耳非必斷膳素食如後世之為也

蕙田案疏謂日用三太牢侈靡非齊所宜王昭明姜上均移改經文終覺未安史氏之說近是

〔玉府〕王齊則供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春官鬯人〕凡王齊共其秬鬯〔注〕給洗浴〔疏〕鄭知王齊以鬯為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也

〔禮記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于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春秋成十七年穀梁傳〕宮室不設不可以祭〔疏〕宮室謂郊之齊宮

荀子端衣元裳絻而乘路志不在于食葷

陳氏禮書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記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又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又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益太古之齊冠以緇後世齊冠以元天子齊則元冕元端所謂端衣元裳絻而乘路是也

右齊

周禮春官太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注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疏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當此二日之時與羣執事預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

天官小宰以法掌祭祀之戒具注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供

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疏言式法者祭祀大小皆有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注鄭法式依而戒飭使共具之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注法大小丈尺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國有故而祭亦口旅此以旅見祀也張氈案以氈為牀于幄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元謂後版屏風與

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燕之

陳氏禮書案所據之案邸所宿之邸次氈與皇羽者皇德之象德不稱此不足以格上帝也

魏氏校曰經文百職多互舉言有故祭則常祭可知也

通典掌次于丘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次謂帷幄初往所止居小幄接祭退俟之處

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閒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有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

幕人凡祭事共其帷幕幄帝綬注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皆以繒為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共之者掌次當以張上張之象屋舍也幄則帷幕之內設之帝者在傍施之象土壁也幕則帳疏帷在傍施之象土壁也幕則帳也幄則帷幕之內設之帝者在幄之內承塵綬絛也

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注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疏祭祀言凡者天地宗廟外內祭祀皆有羣臣助祭其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衆也謂衆人共幕諸祭皆有尸尸尊故別張尸次鄭云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者若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于郊則亦有壝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司農云更衣帳者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常服服祭服也故言更衣

春官大司樂大祭祀宿縣（疏舉大祭祀而言其實中祭祀亦宿縣也宿縣者皆于前宿預縣之）遂以聲展之（注叩聽其聲以知完不）

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疏祭祀言凡者則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

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注飾謂刷治潔清之也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元謂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如椵狀也水槀給殺時洗薦牲也（疏言凡祭祀謂王之天地宗廟先大次小之祭祀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飾其牛牲者祭祀尚潔淨故飾治使淨也設其楅衡者恐抵觸人故須設楅于角牽時須易制故設衡于鼻置絼當牽行故亦置之于鼻也須洗薦牲體故共其水槀也）

陳氏禮書封人飾牛牲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羊人凡祭祀飾羔校人飾幣馬凡將事于四海山川飾黃駒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繢莊周曰犧牛衣以文繡漢儀夕牲被以絳然則羊人飾羔曲禮所謂飾以繢也校人飾黃駒猶傳所謂文馬也則凡牲無不飾矣鄭氏以飾為刷治潔清之然則刷治潔清之非所謂飾封人非掌牛而飾牛者牛土畜也使飾土畜因其類也

又曰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毛氏曰楅持牛也絼著牛鼻以牽者鄭康成曰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又曰楅衡其牛角為其觸觝人也蓋楅衡以木為之橫設於角則楅幅其角猶射以楅幅其矢也絼則少儀祭統所謂紖也康成于詩合楅衡以為一于禮離楅衡以為二是自惑也

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注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互若今屠家懸肉格（疏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懸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懸肉也）

陳氏禮書鄭司農謂互楅衡之屬鄭康成謂互若今懸肉格楚茨詩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氏曰或陳

于牙或齊于肉盖互牙古字通用掌舍設棜柘條閣
氏掌比國中宿互者互行馬也肉格謂之互盖其制
類此鄭司農以為樞衡之屬非是

右戒具陳設

周禮天官太宰及執事眡滌濯（注執事初為祭事前祭日之夕滌濯也謂致祭器及鼏羃之屬）（疏及猶至宗伯亦云宿眡滌濯彼二官親眡滌濯大宰尊親往涖之）

蕤田案及猶與也謂祭前一夕與執事之人

視滌濯耳執事指宗伯宰夫等言

宰夫從大宰而眡滌濯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宿眡滌濯涖玉幣詔大號（注滌濯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為祝辭治猶簡習也預簡習大禮至祭臨以詔相王（疏）云宿眡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潔淨與否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云滌濯溉祭器也者此滌濯是蕩滌以少牢有概祭器故據而言之概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大號六號之大者故據宗廟無禮神玉則玉盞不得別解與盞別釋也涖臨視也云視看而已下云詔

五禮通考卷第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國子監司業金匱吳　鼎
李太保總督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五

圜丘祀天

周禮春官雞人大祭祀夜呼旦以號百官（注）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注）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旦警衆
秋官銜枚氏大祭祀令禁無譁（疏）國之大祭祀謂天地宗廟令主祭祀之官使禁止無得讙譁讙譁則不敬鬼神故也

右呼旦警戒

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注）蠲讀如吉圭惟鑿之圭圭潔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絰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藏惡也（疏）大祭祀謂郊祭天地

右禁戒

禮記郊特牲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注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為燭也疏郊祭之日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汜埽反道者汜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鄉為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于田首設燭照路恐王嚮郊之早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至郊祭之時王不施命故云不命且作記之人盛美民之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蜡氏云除不蠲及刑者任人等此不言者文不備也

祭義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疏此一節論郊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辟去

右除道警蹕

春官太史祭之日執事以次位常疏執行祭祀之禮若今儀注

地官鱻人掌凡祭祀共盛注[illegible]共之

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注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疏祭祀言凡則天地宗廟大祭小祭皆有黍稷于簠簋實之陳之故云凡以廣之也

春官鬯人掌供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秬如黑黍一稃二米疏此直供秬黍之酒無鬱也

天官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

凡祭祀以法供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注大祭者王服裘冕所祭也三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疏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此除明水元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八尊為十六尊不言之者舉其正尊而言也

陳氏禮書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貳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貳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

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注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為元酒鄭司農云明齍謂以明水修滌粢盛黍稷

天官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注祭天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丁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為冪覆此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也）

春官典瑞大祭祀共其玉器而奉之

天官亨人掌共鼎鑊（注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脀于鼎）

籩人凡祭祀共其籩薦修之實

醢人凡祭祀共薦修之豆實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祇享先王亦如之（注享獻也始祭之祭又奉之鑊烹牲器也疏祇玉器者天地有禮神之玉曲禮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奉玉盞者此玉還是上文所祭者盞謂黍稷天地當藏以薦盞與上爵互見為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

蕙田案禮神之玉灌地之器雖典瑞器人之事而必親臨之牲之肥瘠鑊水之多寡雖充人烹人之事而必親省之奉玉盞六宮所供宗伯親奉之也

小宗伯省鑊

肆師表盞盛告絜展器陳告備（疏當祭之日具其黍稷寧盛于簋又以徽識表其名又告潔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謂祭日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器陳也）

方氏苞曰眡滌濯泲玉器省牲鑊告何也滌濯實器納亨皆有司之事也故親臨眡若盞盛則帥宮女而為之者天官世婦也外臣安得而眡之泲之省之故待其既共然後使肆師以潔告加徽識而宗伯親奉以揭虔焉

右祭日陳設省眡

禮記祭義郊之祭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注闇昏時也陽讀為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

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疏此經止明郊祭之禮）

方氏慤曰闇者日既沒而黑夏后尚黑故祭其闇陽者日方中而白殷人尚白故祭其陽朝者日初出而赤周人尚赤故以朝及闇焉言闇則知陽之為明言陽則知闇之為夕以朝及闇則有陰有陽陰陽雜而成文又以見其尚文數祭日謂祭之日也必于周言日者以一日之間以朝及闇也劉清江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逮及闇則可衛祭事矣稍後則晝晝則與殷人日中相亂故季氏祭仲由為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若曰周人之祭自朝及暮則孔子無為多仲由為不知禮

馬氏晞孟曰周官掌次註云大次始往所止居小次既接祭退俟之所是與諸臣代有事也唯其與諸臣代有事故雖以朝及闇而不繼之以倦也

周氏諝曰以朝及闇者猶言以朝與闇蓋或以朝或以闇

蕙田案以朝及闇三說不同細案之周氏之說固無定見劉氏云日出之初猶逮及闇不及晝恐儀節不能如是之促也當以註疏及方氏之說爲正馬氏亦足相發

右祭時

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注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粢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疏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者報白也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且服日視朝之服也引周禮者証小宗伯既有告事王皮弁聽之是也

周禮小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注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疏陳備即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

右聽祭報

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注衮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疏魯用王禮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為周郊遂以魯侯稱王也

蕙田案服裘被衮周天子祀天之服非魯禮也註誤詳見上服衮條下

家語郊問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王注大裘為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泰壇而脫之

陳氏禮書禮記惟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則戒誓省眡用黼裘而後世大裘焉故記者譏之家語謂大裘黼文以象天王至泰壇脫裘服衮張融又易之以為王至泰壇脫衮服裘蓋王肅託孔子以信其說張融疑王肅以變其論然記曰郊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則前祭未嘗服大裘也又大裘無文與黼不同

二者之說誤矣

惠田案繡裘服以誓省不聞服以祀天祀天服大裘取其質也安用繡為此蓋王肅偽造之詞陳氏非之是矣

周禮春官典路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注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僕與倪馬也）

通典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設燭以照于路

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注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栢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履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止馬使不得行也軷讀為別異之別謂祖道轢軷磔犬也詩云載謀載惟取萬萬以軷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軷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疏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軷之事祭天在近郊雖無險難容慎故也）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注軹謂兩轡也軓當作軛車前載也疏此云末及軹前乃犯軷而去酌僕者使人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軹并祭軓與軹前三處訖乃飲飲者若祭末飲福酒乃始轢軷而去）

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

夏官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大常（注維維之以繅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繅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鄭司農云維持之疏中車云王路建大常十有二旒經云六人維之明一畔有三人三人維六旒故知兩兩以繅連旁三人持之）

右王出郊

家語郊問既至泰壇王脫裘服衮（見郊特牲之文與十有二旒）

惠田案云脫裘服衮者蓋見郊特牲之文與周禮司服不符故造此說以牽合之不知服衮而被衮固不害其為同也後世祀天之服皆因是而淆焉特其于祭日之次節有合故

辨而存之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
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
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疏）案郊特牲云升首于室以報陽
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
張子曰鄭注禋祀則變禋為煙取其尚臭據洛誥曰明禋又國語曰精意以享
曰禋徧觀書傳皆言禋是精潔致祭之名凡祀天日月星辰風師雨師皆取煙
燎不言可知今祀天言禋祀日月言實柴祭天禮重故取禋敬之名以
別之鄭不明此意改禋為煙謬哉書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禋于六宗
鄭氏鍔曰謂之禋祀明在乎致
其心齊精明誠一為主而已

蕙田案禋祀註疏與張子鄭氏不同然升煙
達氣正所以達其精意也當兩存之

儀禮覲禮祭天燔柴
敖氏繼公曰燔柴者謂置牲
幣之屬於積柴之上而燔之

禮記祭法燔柴于泰壇（疏）謂積薪于壇上而取玉及牲
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

爾雅祭天曰燔柴（郭注）既祭積薪燒之（邢疏）祭
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而燔之

韓詩外傳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

（郊特牲孔疏）祭天初有燔柴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
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
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為分牲
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

羅泌路史祭天燔燎祀地瘞埋益牲幣爾先儒以為
俱有玉者謂以降神出示學者承襲遂以為燔瘞皆
有玉莫之察者夫古郊祀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
有邸以祀天而兩圭有邸以祀地未聞燔瘞之玉也
天之常祭歲九則玉之燔者為九地之常祀歲二則
玉之瘞者為二其所以用之常祀之外者又不勝計
矣燔瘞之玉何其多耶以皆燔瘞耶則玉不受火以皆
瘞耶而泰壇之下泰折之側耕鄟旦旦未見獲一玉
者案六經緣祭祀而言玉者多矣無所謂燔瘞之玉
也唯韓嬰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於牲之說
而崔靈恩遂引詩之圭璧既卒以實之為燔玉且謂

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為論燎玉之差降而鄭注大宗伯職亦遂以為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夫以祀而言燔瘞之玉於百氏書曾不之見大祀玉帛若圭璧既卒兩說此世以為見之經者尤不近情韓詩鄭注端未足據詳考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之用而非論燎玉之差降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爾其說以謂宣王承厲之後遇災知懼禱祠供給靡所不至而遂至於圭玉罄盡蓋所以美之也鄭氏以為禮神之玉又已盡者斯得之矣何自而指為燔且瘞哉禮運云祭祀瘞繒是祭地不瘞玉而瘞繒然則燔於泰壇瘞於泰折無玉明矣若古輯瑞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而五玉之器則卒而復知此則祀大神無燔玉祭大示瘞繒而不瘞玉又可知矣曷至膠膠曲臺儀省之間哉　又曰天地之祭牲各二降神之牲祀神之牲也燔柴於泰壇瘞埋于泰折或曰實牲體焉所以降之也埽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也故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騂犢於地黝牲從其類也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以陽祀祭天陰祀祭地祀神之牲於天用蒼於地用黃象其功也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牲幣各從其器之色本其類也天地之祭俱有兩牲其來久矣名誥云用牲于郊牛二而禮器乃云祭天特牲有以少為貴者此特謂享牛爾享牛主於祭若求牛則主在降神非所言者是故禮器言祭名誥言郊皆有所不及彼熊氏等乃以為郊唯一牲而祭有兩處分牲體以

供之失所依矣切稽楚語禘郊之祭則有全烝若分牲體豈得謂全烝哉方唐顯慶長孫無忌等議始以蒼璧黃牲燔於泰壇加以騂犢而實之以俎四圭有邸則莫之於坐其後張說又以祭後方燔攷之經乃不合益不知郊祀天地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求神之牛而又有享神之牛也

陳氏禮書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又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瘞在行事之前矣周魏之間燔柴皆於祭末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瘞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既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

蕙田案祭必先求神祀天之禮燔柴為重然其制不詳鄭氏韓詩外傳謂燔瘞有玉熊氏謂分牲體供二處所用陳氏禮書亦謂燔用牲首路史非之益玉無煙臭固無燔燎之理而特牲即是全烝烏得分為二耶先儒拘泥特牲之文故為此說不知雖有燔牲何害全烝之一特也詳見前犧牲條下

又案陳氏禮書謂燎必於樂六變之先其義與求神合郭璞爾雅註曰既祭積新燒之二說不同豈先燔柴降神既祭復以牲幣燔之耶禮書亦謂不可考存疑可也

右燔柴

易豫卦大象傳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

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也中呂上生姑洗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元謂雷鼓雷鼗八面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疏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者致神則下神也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孰乃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以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之以玉據天地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而祼焉據宗廟肆獻祼是也云圜鍾夾鍾也者即上文夾鍾也云夾鍾生於房心之氣至明堂者案春秋緯文耀鉤及石氏星經天宮之注云房心為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又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云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北辰亦大辰夾鍾房心之氣為大辰天之出日之處為明堂故以圜鍾為天之宮云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者其夾鍾與無射配合之物夾鍾是呂陰也無射是律陽也天是陽故宮後歷八相生還從陽數也云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者地宮是林鍾林鍾自與黃鍾同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用之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為角也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為徵也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為羽祭天四聲足矣

陸氏佃曰黃鍾降神之樂也故曰天神皆降

王氏安石曰此祀天下神之樂

薛氏季宣曰周制大祭有三一曰祭天圜丘二曰祭地方澤三曰禘祫宗廟三祭既殊六樂亦異然此是致神之樂陳氏祥道曰樂書古者祀天之禮衆矣而莫盛於冬至莫大於圜丘以其祀及於昊天上帝而百神舉矣故其降神之樂宜主以帝所出之方及其格也大合六代之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配以祖焉在易豫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也

王氏安石曰圜鍾正東方之律帝與萬物相見于是出焉天無不覆求天神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帝所出之方故致圜鍾薛氏季宣曰天道著乎東而本統起于壯易曰帝出乎震東方也故祭天仲用寅卯辰之律而以太簇圜鍾姑洗是也然不可違其本統也黃鍾為天統故兼取壯方之黃鍾為角

王氏詳說宮角徵羽以清濁為先後之序且如圜鍾為宮宮數八十一黃鍾為羽羽數六十四太簇為徵徵數五十四姑洗為羽羽數四十八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亦如其數此所謂宮角徵羽者以清濁為先後之序也律歷志所謂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相生為先後之序也

鄭氏鍔曰不曰夾鍾曰圜鍾者以天體言也十二律旋相為宮先王用樂各以其類取聲而用之天功始于子故用黃鍾為角角言功之始天功成于寅故用太簇為徵徵言功之成天功終于辰故用姑洗為羽羽言功之終也○管用特生之竹取陽數之奇雲和先儒以為山名于此取材為琴瑟將以名乎至和故

有取也六代之樂雲門為首天神最尊故用之○樂用圜鐘鼓取天聲管取陽聲琴瑟取雲和舞取雲門而丘之體又象天之圓祭之日用冬至一陽始生之日以類求類所謂天神之屬乎陽者安得而不降此所以可得而禮

朱子語類問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朱子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而言之大呂為角則南呂為羽則太簇為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又曰為宮太簇為徵則林鐘為宮應鐘為羽則大呂為角便是調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便是宮調所謂黃鐘宮大呂角便是調但其中五音依舊都有不是全用宮

蔡氏德晉曰圜鐘即夾鐘屬卯其位為震帝出乎震故致天神以為宮不曰夾而曰圜與易乾為圓同意黃鐘太簇姑洗律之相次者也相次者天之序故祀天神取之圜鐘為宮無射為之合黃鐘為角大呂為之合太簇為徵應鐘為之合姑洗為羽南呂為之合宮之旋而在天者其合別而為四也鼓以君樂而鼓佐之其以雷名雷為天之聲也管者中氣之所由出孤竹竹特生而堅剛者其音清越于祀天神宜也琴瑟者歌聲之所由叶雲和山名言管而堂下之樂見矣言琴瑟而堂上之樂見矣樂六變者雲門之樂六變而終也天神皆降至和感名融洽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景從猶鑾輿動而千宮隨也

附辨注疏天地人三宮不用之律

周禮大司樂鄭注圜鐘夾鐘也夾鐘生于房心之氣房心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鐘生于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鐘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鐘黃鐘下生林鐘林鐘地宮又不用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鐘黃鐘下生林鐘林鐘地宮又避之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避之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鐘之陽也又避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陳氏禮書大司樂所以序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先儒謂夾鐘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天帝之明堂故為天宮林鐘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故為地宮黃鐘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故為人宮此說是也蓋天帝之明堂東南方也帝與萬物相見于是出焉坤之位西南方也物於是致養焉宗廟壯方也物于是藏焉其為三宮宜矣然言天宮不用中呂林鐘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鐘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畢之也避之者

尊之也以為天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避天宮之律然則人宮用黃鐘孰謂避天宮之律耶

楊氏復曰陳氏禮書所謂天宮取律之相次者圜鐘為宮圜鐘為陰聲之第五陰將極而陽生矣故取黃鐘為角黃鐘陽聲之首也太簇為徵太簇陽聲之第二也姑洗為羽姑洗陽聲之第三也此律之相次也地宮取律之相生者函鐘為宮函鐘上生太簇則大簇為角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故南呂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生也人宮取律之相合者黃鐘子大呂丑故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子與丑合也大簇寅應鐘亥故大簇為徵應鐘為羽寅與亥合也此律之相合也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律之相次者以為音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律之相生者以為音人道相合而相親故取律之相合者以為義以此觀之則鄭氏謂天宮不用中呂林鐘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鐘南呂姑洗蕤賓其說鑿矣

李氏光地曰黃鐘圜鐘兩字錯互諸儒相承遂不復正原其所以蓋以黃鐘一律宮角兩用或者疑其重複而以意易之致誤之根當緣于此

蕙田案前漢志黃鐘統天林鐘統地大簇統人謂之三統又為三始此大司樂天地人三宮唯地宮林鐘無異其天宮夾鐘人宮黃鐘不同者漢志言作樂之原周禮言祭祀之樂之用易帝出乎震震位夾鐘故祀天神以為宮易以坎為壯方幽陰之卦凡言祭祀言宗廟多取坎象（豫晉困震渙既）坎位黃鐘故享人鬼以為宮與三統三始之義兼通無礙也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先儒說旋宮者有六

十聲六十調以聲言則夾鐘爲宮者林鐘爲角無射爲徵黃變半爲羽林鐘爲宮者應鐘爲角太半爲徵姑半爲羽黃鐘爲宮者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此以律管之長短高下別五聲而共爲六十聲也以調言則夾鐘爲宮者應鐘爲角夷則爲徵蕤賓爲羽林鐘爲宮者夾鐘爲角黃鐘爲徵無射爲羽黃鐘爲宮者夷則爲角中呂爲徵夾鐘爲羽此以律均之起聲收聲分五調而共爲六十調也此大司樂天宮夾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地宮林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人宮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此非以本管相生之五聲言而以律自爲均之五調言天宮四調皆以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地宮四調皆以林鐘起調林鐘畢曲人宮四調皆以黃鐘起調黃鐘畢曲鄭氏拘於損益相生之成法有不合者則以爲畢之而不用尊之而避之豈其然乎商音不用亦謂不用其調耳如使每宮之中五缺其一何以使高下清濁咸得其宜哉觀承案古樂既亡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之樂各分四律者人多疑之此拘於三統而不得其解也漢志三統乃据制律之本言非用律之法也況人統乃太簇寅非夾鐘卯也地統本大呂丑而林鐘即函鐘未居其衝亦非本位也則何用執之以生疑哉李氏古樂經說

直以圜鍾黃鍾爲錯文欲彼此互更以遷就
其意此未當也唐書載祖孝孫之十二和其
一曰豫和以降天神皆以圜鍾爲宮三奏黃
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各一奏文舞六
成二曰順和以降地祇皆以函鍾爲宮太簇
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二奏文舞八成
三曰永和以降人鬼皆以黃鍾爲宮三奏大
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各二奏文武舞
九成此能全用周禮而各依其律者也則何
必互易之乎其所以分布三宮者康成謂夾
鍾生於房心之氣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
位黃鍾生於虛危之氣其附會天星雖亦譏
緯餘習而以林鍾爲坤位則恰是後天卦象

可知夾鍾卯爲震位黃鍾子爲坎位矣夫帝
出乎震坎主祭祀後人因此而悟夾鍾之宜
祀天黃鍾之宜祀先正康成之解有以啟之
也惟每宮四律而於五音去商合爲十二律
而於陽律去三陰律去一則未明故蔡律相
生而倡爲尊之故避畢之不用之說則太鑿
矣不知律有聲亦有調聲者逐字配以宮商
調者每曲統以宮商歌聲則五音不可缺一
調則商聲有殺氣鬼神忌之故祭祀不用商
調而只有四調夾鍾爲宮者用夾鍾宮調蓋
以夾鍾起調夾鍾畢曲下文黃鍾角調太簇
徵調姑洗羽調亦必以起調畢曲者名其律
耳推之地宮林鍾四律人宮黃鍾四律亦然

此正是六十調旋相爲宮之法也其不用仲蕤夷無四律者仲呂乃上生之窮蕤賓亦正均之變夷則實西方之音無射又窮秋之律故只用八律爲調也其天地人各得四調者陳氏以天宮四律爲律之相次地宮四律爲律之相生人宮四律爲律之相合似爲明切然惟人宮之相合爲自然而天宮之相次則夾鐘一律已錯其序地宮之相生則南姑二律亦互其文終非天然不易之法也以理言之天陽在上故夾鐘四律俱用子寅卯辰之陽位地平在下故林鐘四律分布東西南北之四方人在天地之中故黃大大合天地人三才之統而應鐘亥又應陽氣而生可以終則有始而循環不窮矣況合辰之說乃上文分樂而序之法是歌奏迭用而只以一律爲調與此之每宮四調者不同亦不必牽入於此條人宮內也

附辨陳暘旋宮不過三

陳氏樂書周官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凡樂函鐘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爲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樂以中聲爲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以仲春之管爲天宮仲冬之管爲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爲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旋宮之樂十二律以主之五聲以文之故圜鐘爲宮而無射爲之合黃鐘爲角而大呂爲之合太簇爲徵而應鐘爲之合姑洗爲羽而南呂爲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函鐘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爲三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又降而爲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貞之德乾別有四坤降爲二咸又降爲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參而奇雖主乎一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于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于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一于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蓍卦六爻之數常相爲表裏蓍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

象閏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為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圜鐘為首禮地示以凾鐘為首禮人鬼以黃鐘為首三者旋相為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為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為六十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耶

蕙田案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十二管每管之均均具五聲為六十聲十二律自為其宮宮各五調為六十調所謂旋相為宮也若如樂書之論旋宮不過三則此三宮者執而不變滯而不通無可旋轉且止是三管為宮耳未可云十二管旋相為宮也三管之外既不為宮即不成調何以上文奏黃鐘歌大呂至奏無射歌夾鐘乃十二律並用耶合辰之說于理固然至所云四降而三三降而二則非有意義存其間擬之以易合之以著恐皆附會晉之泥大司樂三宮當旋宮而不信禮運十二律均旋為宮之義失之遠矣

右作樂降神

春官太祝凡大禋祀逆尸令鐘鼓相尸禮注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小祝大祭祀逆尸沃尸盥

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逆尸從車注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

王氏應電曰舊說於經文以衮冕六人裘冕二人為句遂謂六人衮冕為服王之服二人裘冕為從尸服夫衮冕王之盛服乃衣之以維太常裘冕至尊雖祀先王猶不得服乃衣之以執戈盾何其褻瀆之甚至此耶夫所謂節者掌其服而有品節之云耳

蕙田案記曰尸襲而不裼送逆尸者象之故鄭氏有從尸服之說但大裘乃王祀天之服未必即尸服也尸服既於經無見而斷以節服氏之裘為大裘鑿矣陳用之又據為裘冕

加衰之証夫衰之外雖必有衣但未必即是衰也先儒以衰冕之服故王昭明以爲衰瀆之甚愚謂衰冕二人蓋言尸服衰故送逆尸者亦冕尸冕故送逆尸者亦冕與冕者豈必如王之大衰衰冕耶或各如其等之服冕而加衰焉耳如此則衰冕爲無可疑而王氏之說可以不論

通典次乃埽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衰而升丘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但用夾鐘爲宮耳

朱爲尸

附諸儒論傳記祭天尸

尚書大傳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

國語晉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

禮記曲禮孔疏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祖之屬皆有尸也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許愼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

張子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楊氏復曰愚案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返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爲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則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

又焉用立尸爲哉周官大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謂玉幣所以禮神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又親酌以獻神如是而已曲禮疏有說祀天無尸古人蓋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經傳所說宗廟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書大傳有帝入唐郊丹朱爲尸之說左氏傳述晉祀夏郊之事始末爲詳初無董伯爲尸之說而國語乃言之其言不經難以遽信觀承案祭祀之禮無主則不依而無尸亦不享杜氏謂立尸乃上古樸陋之禮者非也古人立尸自有深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雖仗精心亦憑尸象方能從無形影中感召出來耳然祭則立之畢則罷之則又人鬼不瀆而民無惑志也是以祭必有尸內祭祀惟婦人不立尸以用男則不類用女則非體也外祭祀惟天地無尸天大無外地廣無垠而不可爲尸也此郊祀之有尸乃配者之尸耳張子說甚是然兼山川言恐未爲確儀禮周公祭太山以名公爲尸周禮墓人爲尸朱子亦謂惟天地不敢爲尸如祀竈則膳夫爲尸門行則閽人爲尸山川以虞衡爲尸蓋鬼神各因依其職守所在而憑之也則山川豈可無尸乎唐開元禮亦尚有尸自後尸法亡而像設盛於是梵宮道院野廟淫祠無非土木衣冠神鬼變相既立不罷終日儼然煽惑愚民無有限極以至玉帝天妃亦冕旒環珮而戶祝之則侮天瀆神之至矣乃知古人立尸之意

固甚深遠也

右迎尸

春官大祝大禋祀逆牲

地官封人歌舞牲（注）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

天官太宰贊王牲事（注）凡大祭祀君親牽大夫贊之

通典王親牽牲而殺之

夏官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注）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爲可

國語周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

夏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注）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貙劉云（疏）漢時苑中有貙劉即爾雅貙似貍劉殺也

右迎牲殺牲

夏官小臣大祭祀沃王盥（疏）大祭祀天地宗廟皆是王將獻之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臣爲王沃水盥手也（文獻通考）太宗皇帝至道二年禮儀使白言請先詣罍洗後奠玉幣從之

御僕大祭祀相盥（注）謂奉盤授巾

右盥

周禮春官大宗伯奉玉

天官太宰贊玉幣之事（注）玉帛所以禮神

小宰贊玉幣之事（注）謂小宰執以授太宰太宰執以授王

右薦玉帛

周禮天官籩人供其籩薦修之實

醢人共薦修之豆實

右薦豆籩

禮記禮器郊血（注）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也（疏）血氣也夫肉食有味味者爲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褻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

郊特牲郊血（疏）謂正祭之時薦于尸坐之前也

春官大祝隋釁（注）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疏）天子薦血于座前宗廟即血以告殺凡祭祀之法先逆牲後隋釁

右薦血腥

〔通典〕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鄭注大司樂云先作樂致神然後禮之以玉而祀之）

春官小祝贊奠（注奠爵也）

天官太宰贊玉幣爵之事（注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執以從王而授之）

小宰贊玉幣爵之事

春官嘗人共秬嘗

〔通典〕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踐是也此為一獻次大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是二獻每獻奏樂一成薦豆籩之禮經無明文通典據注

疏補之今仍其說以俟考

右朝踐王一獻宗伯一獻

秋官大司寇奉其明水火（鄭氏鍔曰明者潔也言士人明潔故成此水火也刑官以清而察獄訟之辭必明而燭蔽欺之情故使奉之以明其義）

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注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祝以告神）

〔明集禮〕祝用于祭祀所以交于神祇者當有其辭也如武成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唯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辨六號一曰神號（注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馬神號若云皇天上帝）祝（注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主潔也禮祀祭天神也

鄭氏鍔曰大祀執之以號祝既為之美名又從而告之蓋言主人之明潔若此水者也）

大戴禮公符篇古祝辭皇皇上天昭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維某年某月上日

〔通考〕古祝詞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親告之辭也年謂大歲所在月正月也

〔明集禮〕成王在洛邑祭歲王命作冊史逸祝冊此祝冊之見于周者

右祝號

〔易鼎卦彖傳〕聖人亨以享上帝

〔周禮天官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注〕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

〔亨人〕掌供鼎鑊給水火之齊

右亨牲

〔地官大司徒〕奉牛〔注〕奉猶進也〔疏〕案國語郊之事有全脀若然則郊祀先全脀後豚解之

〔國語周語〕郊事則有全脀〔注〕脀升也全其牲體而升之

蕙田案禮器一獻熟疏云楚語禘郊則有全脀是祭天有熟也皇氏曰郊天與大享三獻並有血腥爓熟雖以郊爲主其祭天皆然也此爲祭天薦熟之確證

〔天官亨人〕共太羹鉶羹〔注〕大羹肉湆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

〔禮記禮器〕大羹不和〔疏〕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故但盛肉汁謂之太羹不和

〔郊特牲〕大羹不和貴其質也

方氏慤曰味之美者莫如淡太羹則以淡爲貴而已

〔詩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毛傳〕木曰豆瓦曰登于豆薦菹醢也于登薦大羹也其馨香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

〔文獻通考〕陳氏曰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先儒謂宗廟之簋豆用木天地之簋豆用瓦然詩述祀天之禮言于豆于登則祀天有木豆矣

右薦熟

〔通典〕次薦熟於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醍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

右饋獻王三獻宗伯四獻

周禮春官小宗伯〔逆齍〕〔注〕逆齍受饋人之盛以入

小祝〔逆齍〕盛

大宗伯〔奉玉齍〕〔疏〕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左簋

右薦黍稷

〔通典〕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爲賓長之一獻凡七其尸酢諸臣之酒皆用三酒其法如祫祭之禮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

〔禮記郊特牲〕疏皇氏曰置蒼璧于神座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祼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云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熟王酌盎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次酌緹齊以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以獻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從上至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圜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取沈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皆在堂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案禮運沈齊在廟堂之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獻何為圜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圜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為尊盎緹為卑賓長終獻祇可以次用緹亦何得反用泛齊乎今謂圜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以其賓長是臣助祭終獻遠下于君故從丘下酌沈齊

右饋食王五獻宗伯六獻諸臣七獻

春官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注〕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為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疏〕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者以經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鍾而言大呂經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相通也言均者是以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鍾以均諸樂也

鄭氏鍔曰黃鍾者建子之律一陽所起六律之根本大呂雖非六呂之首然其位在丑子與丑相合之辰也故奏黃鍾必歌大呂之調取其合也易氏祓曰雲以象天之施黃帝之樂黃帝德與天合故雲門之樂起于黃鍾之子應以大呂之丑是黃鍾為六律之首大呂為六同之首雲門為六舞之首以祀天神

類也

蔡氏德晉曰奏者播之于龠歌者詠之于聲舞者動之于容三者作樂之大綱也黃鍾屬子陽聲之首大呂屬丑陰聲之首為之合蓋取于與丑相合之辰也

雲門六樂之首以斯二者求天神而祀之尊之也
此祭祀薦神之樂凡祭祀始作降神次則薦神

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
棘大饗亦如之〔注〕登歌歌者在堂也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擊拊
瞽乃歌也下管吹管者在堂下也棘小鼓鼓棘猶言擊棘
鼓棘管
乃作也

陳氏樂書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後大師小師大
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由是
推之大祭祀登歌奏擊拊堂上之樂也下管播樂器
奏鼓棘堂下之樂也于歌言登則知管之為降于管
言下則知歌之為上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
在乎奏擊拊堂下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
鼓棘舞之作樂言拊詠于上言鼗鼓于下樂記亦曰
會守拊鼓而已益拊為衆器之君鼗為衆聲之君
以拊為父凡樂待此而作者有子道焉以鼓棘為君

凡樂待此而作者有臣道焉記曰聲樂之象也金石
絲竹樂之器也象形而上器形而下于下管言播樂
器則登歌以詠其聲得不為樂之象乎凡此雖瞽矇
小師之職其帥而歌之者大師而已非特大祭祀為
然大饗亦如之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舞達
有神與有德此祭祀之樂也

高氏愈曰登歌謂升歌堂上貴人聲也拊以韋為之擊之以為奏樂之節下堂下管如笙竽六空播謂播揚其聲小鼓曰棘鼓之亦所以節樂蓋太師帥瞽登歌于堂上令衆工奏樂以和之復令擊拊以節之堂上之歌既畢則堂下以管聲相繼遂乃播動其樂器令工大奏衆樂而復鼓棘以節之與虞廷所謂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
者亦器相似也

易氏祓曰奏擊拊以道歌而後瞽者歌焉奏鼓棘以道管而後樂器播焉樂之與歌必有所道而後從必有所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

華氏泉曰鄭仲師以擊拊為樂或當擊或當拊蓋以拊為虞書擊石拊石之拊然玩少師職登歌擊拊與下管擊應鼓對而樂記亦云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則拊為樂器而作樂先擊拊鼓可知

蕙田案堂上堂下雖指明堂宗廟言而郊壇

奏樂亦必有上下可知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

地官鼓人以靁鼓鼓神祀（注靁鼓八面鼓也）

春官大司樂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變猶更樂成則更奏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疏郊祀天地之樂歌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疏后稷配天之樂歌也）

右祀神之樂

周禮春官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注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相成）

禮記禮運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注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也）

郊特牲嘏長也大也（注主人受祭福曰嘏此訓也疏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

富也者福也（注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疏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嘏辭也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

右嘏

周禮春官小祝送尸（疏始祭迎尸而入祭末送尸而出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是也）

夏官節服氏郊祀送尸從車

右送尸

周禮春官大祝既祭令徹（疏祭訖太祝命徹祭器）

楊氏復曰周禮以徹祭爲重觀宗廟歌雍以徹可見矣況敬天之誠純亦不已令徹于終其禮尤嚴所以防人心之懈怠也

小祝贊徹

小師徹歌

右徹

周禮春官肆師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右告事畢

周禮春官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王有故代行其祭事疏攝訓為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

黃氏度曰王者有三年之喪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至祭祀則宗伯攝其意為可知矣

夏官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注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鄭司農云斝讀如嫁娶之嫁斝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人以斝周人以爵元謂斝讀嘏尸之嘏宰冢宰疏凡宰祭者冢宰攝祭非一故云凡也鄭云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者義得兩含案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重掌者此據宗伯亦有故則冢宰攝之

王氏詳說曰祭天大事也見于天官大宰又見于春官宗伯是以二卿皆得以攝行其事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宗伯之明文大宰攝祭不見于常職而見于量人量人云宰祭是大宰攝祭之事

周書洛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彙纂王氏充耘曰郊社大事也周召以人臣行之可乎蓋因事祭告奉王冊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

右代祭

禮記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注越紼行事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也疏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則行之故鄭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未葬之前屬紼于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曰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不須越紼蓋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紼也

春秋繁露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止郊祭者不敢以父母之喪廢祀天之禮也

右喪不廢祭

蕙田案天子祀天正祭冬日至以禋祀祀昊

天上帝於圜丘董仲舒曰王者歲一祭天於
郊蓋天者百神之君天子萬國之主父事天
而享上帝所以大報本返始也其天帝之稱
有該以一字者則祀天享帝之類二字者則
上帝皇天昊天之類四字者則皇天上帝昊
天上帝維皇上帝之類天與帝一也以體言
之則曰天以主宰言之則曰帝而已其祀享
之所曰南郊曰圜丘曰泰壇曰吉土益郊內
有壇壇高曰丘圜丘即泰壇也以形象天曰
圜以天尊壇曰泰即南郊之吉土爾其正祭
之日以冬日至益天體輕清上覆而屬陽冬
至一陽生爲天道之始乾元統天又爲生物
之始易所云見天地之心者也天子繼天立

極體天之心而報祭焉所以明天道定天位
事上帝而仁鬼神也其所配之帝祭法有虞
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家
語孔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大
報本返始也故以配上帝是也其從祀之神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楊信齋謂非必百神
從祀理或然也其祀有正祭有告祭冬日至
正祭也其曰類曰旅曰造曰昭告曰柴曰升
中皆告祭也告祭之禮皆殺于正祭而旅又
稍隆焉其常祀之數每歲有四而圜丘居其
三冬日至一也祈穀二也雩三也明堂四也
冬至之日不用卜而辛日用卜雩爲百穀祈
膏雨與啟蟄之郊同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明堂亦南郊但不祭于圜丘其祀天一也其祀之禮曰禋祀禋精意以享也鄭註以禋爲烟與燔柴合然日月星辰皆用烟而唯昊天稱禋祀則張子之說不可廢其粢盛秬鬯天子親耕甸師以時入之后親舂其酒醴曰五齊三酒秬鬯明水其玉幣四圭尺有二寸蒼璧爲邸璧與玉非二物也幣用繒色蒼放其器之色通典云長丈八尺據曾子問鄭注制幣長丈八准之其牲用特殷元牲周騂犢其邊豆天官籩人醢人掌之郊祭籩豆經無明文然祭必備物記云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詎饗帝而不如常祭乎其器用有越席有犧尊以疏布爲巾覆之禪杓白理木

器用陶匏陶瓦器匏酒爵蓋祭天尚質也其服冕內服大裘外被衮衣戴冕璪十有二章以襲裘惟冬至南郊大裘黑羔裘衮十二章則服裘餘皆衮冕其天必用大裘亦非裘冕而不披衮也周禮大裘而冕與郊特牲被衮以象天互相發爾其車旗一曰大路玉路即道之車素車即事之車郊特牲言乘素車在被衮之後則即壇明矣其祭祀始終之序先三月滌牲滌者繫牲之所取滌蕩潔清之義帝牛即特牲也前期十日太宰率執事而卜日方性夫謂卜郊指用辛之郊言蓋郊用冬至無庸卜日周禮所云卜日皆兼他祭爲文原不專謂

郊天也遂誓戒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玉府共食玉鬯人共秬鬯以浴遂戒具小宰持其法宰夫詳其式與太史相聯事前期一日遂陳設掌次張氊案設皇邸次謂幄大幄初往所止居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重帟謂于幄中設承塵幄在幕中帷在旁幕上張幄在帷幕之內帟在幄之內也蓋祭臣多故張旅幕諸祭皆有尸尸尊故別張尸次蓋公卿以下即位于壝宮之門未祭則常服及祭則更祭服于幕次尸次亦更衣所也封人飾牛牲設楅衡置絼共水槀皆以待夕牲也牛人共牛牲之互與其盆簝所以待殺牲也大司樂宿縣大胥以鼓徵學士凡禮物器用咸設焉遂省

視蓋祭器甑甗皆須濯溉卑者親眡之尊者往涖之所以致敬致潔而禮神之玉祀神之牲尤其重者也祭之日雞人呼旦巾車鳴鈴銜枚氏禁無囂蜡氏除不蠲禁刑者及凶服者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太史執事以次位常饎人供盛舍人供簠簋鬯人供秬鬯酒人共五齊三酒司烜氏取明火明水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典瑞供玉器亨人供鼎鑊籩人醢人共籩豆之實大宗伯涖玉鬯省牲鑊肆師表粢盛展器陳王皮弁以聽祭報蓋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以聽告日時早晚未郊故未服大裘衮冕而服日視朝之服也小宗伯告時告備典路出路贊

駕說王出宮大裘衮冕乘玉路建太常大馭
馭玉路犯軷太僕自左馭而前驅虎賁氏先
後王條狼氏執鞭以趨辟節服氏維王之太
常王至郊御大次小宗伯告備告時乘大路
以赴壇遂臨燔柴作樂以降神乃迎尸太祝
相尸禮小祝沃尸盥遂迎牲太祝掌之太宰
贊之君親牽牲封人歌舞之天子自射其牲
乃埽地而祭遂盥小臣沃王盥御僕相盥乃
薦玉幣薦血腥凡血祭曰釁血氣也肉食有
味味爲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
敬不褻近故用血天子親薦于神座前也乃
獻尊小宰贊爵授太宰太宰授王小祝贊奠
鬯人供秬鬯大司寇奉明水五齊加明水三

酒加元酒杜佑通典祭天七獻薦血腥後王
以匏爵酌泛齊獻尸大宗伯亦以匏爵酌醴
齊亞獻所謂朝踐也是爲二獻每獻奏樂一
成乃祝大祝執明水火而號祝洛誥王命作
冊逸祝冊此祝冊之見于周者則祝固必有
冊爾祝畢王退俟小次乃亨牲大宰納亨贊
王牲事亨人供鼎鑊給水火之齊遂薦熟大
司徒奉牛亨人供太羹鉶羹太羹肉汁不和
無鹽梅也鉶羹加鹽菜矣蓋太古初變腥但
煮肉而飲其汁後人祭既重古故薦之通典
薦熟于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盎齊以獻
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所謂饋獻
也通前凡四遂薦黍稷小宗伯小祝逆齍盛

大宗伯奉玉盞薦畢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
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饋
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
諸臣爲賓長之一獻凡七皇氏謂以外皆加
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
昔酒酢諸臣以事酒每獻舉樂詩周頌郊祀
天地之樂歌昊天有成命后稷配天之樂歌
思文后稷是也獻畢天子舞六代之樂遂嘏
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遂送尸肆師禮
成則告事畢蓋其制度儀文與行事始終之
序大畧如此馬端臨文獻通考嘗言其散見
于百官之職掌錯見于禮經之總論披紛散
佚未有能會通而次第之者惟杜氏通典頗
有條理然禮經簡畧多以注疏之意補之乖
異多端惟信齋楊氏祭禮一本經文不復以
注疏攙補然闊畧不接續又不如通典之通
暢今考通典以注疏補經惟七獻之說義可
通用至其附和六天之謬則以圜丘爲禘上
帝祈穀爲祀感生帝其惑於九祭之說則以
五時迎氣爲祀天故祭祀之所則分南郊與
圜丘爲二地蒼璧禮天四圭有邸以祀天爲
二物圜鍾爲宮與乃奏黃鍾爲兩處之樂訛
舛錯雜本無義理而信齋祭禮首著古郊祀
次禮物樂舞次祀禮始終之序次祝辭樂章
實爲疏脫既不足以貫串經文之旨而想見
聖人著作之精意又不可措之儀節而見諸

施行則古者祀天之禮無徵久矣爲詳繹聖經折衷衆說舉其大綱詳其節目其必不可考者畧取注疏之純正者以補之然後聖人制作之意可以顯白稍爲損益潤色則一一可見之施行即後代制作之善如唐之開元禮宋之政和禮所定儀注皆有以統其全規而立之準則庶不謬于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意云

文獻志王炎郊祀儀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猶可以考之于經而諸儒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蓋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于圜丘謂之禘祀五帝于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兆于南以就陽位于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言矣王肅曰築丘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謂泰壇兆于國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上帝曰五帝天汎五帝爲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爲昊天元天爲上帝五方之帝爲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于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于青帝靈威仰終于黑帝汁光紀也以緯亂經

靡不辯可以知其無稽矣於徧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于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以爲禋祀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矣上帝之言而周官有昊天上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禘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于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之月令當言五帝矣春則太皞夏則炎帝秋則少昊冬則顓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爲天也魏相之奏亦詳言五帝矣太皞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昊乘兌顓帝乘坎亦不以五帝爲天也秦漢間言五帝者皆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所從受也古之祭天者主于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祀天所以報本尊祖故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于誣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于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者有社則必有大社大社謂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陰氣也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國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禮以祀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並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謂大社者也書謂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折折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失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于方丘冬日至祀天于圜丘則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爲噫嘻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其詩爲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

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于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未嘗合祭無疑矣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祀之而郊之時日紊矣蓋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卜日至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于一陽之初復啟蟄而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于農事之將興制禮之意坦然明易戴記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紊其時日也諸儒異論爲禮經之蠹者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其禮經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也已

蕙田案王氏郊丘之說甚是至以五帝爲人帝以冢土爲方丘俱誤論春冬時日得之詳見前及方丘社稷門

文衡趙汸論周禮六天書鄭康成三祀五帝六天緯書之說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棨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著於經旨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類者經曰祀天曰祀天神曰祀昊天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大旅上帝曰享上帝曰禋祀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疏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奧無費辭非後世文字比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四望別言既非祀地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帝別言非祀天明矣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言五帝即上帝明矣旅者會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猶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詩曰來方禋祀而得與天地遍稱六帝日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祀實柴燔燎祀神之在天者以血祭貍沈疈辜祭神之在地者禋者升烟以祭之名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燔燎而升煙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變之樂也又曾仍與昊天上帝同禋祀同祭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帝與專言祀天者豈無別乎其祭曰旅曰享曰類曰類造其事曰天子將出曰帥旬曰國有大故以及曰祈穀與大司樂冬至日祀天神于圜丘夏至日祭地示于方澤孔子謂之大郊者其于尊卑遠近親疏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所謂天與帝爲一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徒異同而已矣先王制爲一代大典豈爲是辭費以來後世之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各從其類決五帝爲人帝非經旨也夫五行之神爲五帝而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子問諸老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迎氣于郊而廢其所配者主其配者大皞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能同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楊復齋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公雖不主康成毛此亦不能異也足下豈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神人鬼之別也國語曰郊禘祭之牛角繭栗謂郊爲禘而牲無異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報辰五行而不別言祭天地則韋昭注禘爲圜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言之與國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以先後爲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謂禘者宗廟之殷祭而郊爲圜丘祀天

以其序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帝唯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宗以廟言也太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巔頊之于商其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倫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可乎此無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之舛駁弗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為星象下應人事北辰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于四時與開闔之初五天之精感為帝王之祖皆非有得于化原有見于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況周人立閟宮以祭姜嫄大司樂享先妣序于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緯書焚于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一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徒徒望風詆排黃先生嘗謂恐有如圖書著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其善者矣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

蕙田案趙氏論六天是矣乃從鄭氏以禘為郊祭南郊祀感生帝不知識緯之當絕而反引伸其說何歟存此二條以見郊祀異說之所以謬已詳見前辨中惑人可長至其說之所以謬已詳見前辨中矣

五禮通考卷第五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參校

吉禮六

圜丘祀天

史記封禪書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狀若井桔槔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索隱曰權一作爟周禮有司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經常也

蕙田案封禪書于四時稱雍而此云咸陽之旁四畤有春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而此但云十月然則秦雖廢禮固未嘗即以四時為郊天也太史公作此

書意在廣陳淫祀以彰武帝之失而於三代常禮幸存一線於呂政者反從其畧故通篇所言惟此一條爲正郊也高祖入關既立黑帝後雖有詔祀上帝及梁巫祠天地之文所言天帝皆是泛稱並無正祭武帝既立泰時以後與五時間歲祠祭是漢人固亦知有天與五帝之分特以泰一爲天而非周禮所郊之昊天也

右秦郊禮

漢書高祖本紀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

郊祀志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祀天地晉巫祀五帝九天巫祀九天

蕙田案梁巫祀天地晉巫祀五帝則天與五帝明有不同矣乃復有九天之祀何其謬耶

文帝本紀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祀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僖）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史記封禪書今上（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索隱曰漢舊儀云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時三歲一徧皇帝自行也）

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漢書作日一太）

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

蕙田案高帝紀祠天地四方上帝山川則祭天與祭上帝有別也封禪書文帝郊見五時索隱註祭天祭五時亦各不同是祭天之壇場時日儀文珪幣雖無可考不足以爲郊祀之典要然祭天之禮固未嘗竟廢自謬忌創爲泰一之說立祠于長安東南郊則儼然彷彿圓丘之意矣復增三一之祠又別泰一于天一地一之上後遂專郊拜泰一立泰時壇不經甚矣

其秋元鼎元年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下迎黃帝上天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同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一作酒灌水于釜中曰洎師古曰言以白鹿內牛中以彘內鹿中又以水及酒合內鹿中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

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尚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漢書作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

漢書郊祀志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于衆鼎文鏤無欵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廼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宴溫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楙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於殷殷德衰鼎遷於周周德衰鼎遷於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廼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臧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其秋上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

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
黃帝得寶鼎冕候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
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
百八十年黃帝仙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
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
嬖人奏之上大悅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
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
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
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
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
封禪則能仙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
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
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
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
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
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
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
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悉持龍
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
其弓與龍顏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崆峒
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
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

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麂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腶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胖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麀在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麀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傍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享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旗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蕙田案三代以上郊天儀節散見於經傳秦漢之人無所攷正疎畧久矣其壇制祭日從祀牲牢俎豆衣服祝詞大概稍見於此

武帝本紀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時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饑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薦于廟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禋祀卒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

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于郊

蕙田案泰一天神固不足以當昊天然班史諸紀每幸雍曰祠五畤幸甘泉曰郊泰畤葢以泰畤之設其尊在五畤之上而五帝僅爲之佐則漢直以當圜丘之祭矣若更黜爲非郊必謂建始以上全不祀天殊亦乖其本意今於諸帝郊泰畤者悉入郊天而五畤悉入五帝庶無彼此紛亂之患而讀者亦易考焉

郊祀志天子封泰山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乙

史記封禪書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乙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燿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蕙田案此年贊饗之詞與元鼎元年絕不同

漢書武帝本紀五年冬南巡狩至于盛唐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夏四月還幸甘泉郊泰畤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詔曰朕郊見上帝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罔靡所獲獻薦于泰畤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祠泰一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

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

〔郊祀歌〕練時日一　練時日候有望焫膋蕭延四方（以蕭焫脂合馨香四方四方之神也焫人說反）九重開靈之斿垂惠恩鴻祜休靈之車結元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悲震澹心（放悲猶髣髴也音昉弗澹動也）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八鄉八方之神）靈安留吟青黃（青黃謂四時之樂）徧觀此眺瑤堂衆嫭並綽奇麗（嫭音互好也謂女樂並好麗也）顏如荼兆逐靡（兆民逐觀而猗靡也靡武義反）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俠與挾同嘉夜芳草也）茝蘭芳澹容與獻嘉觴

帝臨二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青和六合制數以五（此后土之歌也土數五）海內安寧興文匽武后土富媼（媼老母稱也坤為母故稱媼）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土色上黃也）

青陽三（鄒子樂）　青陽開動（春為青陽）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壧處頃聽（壧與巖同頃讀曰傾）枯槀復產廼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天胎羣生啿啿唯春之祺（啿啿豐厚之貌音徒感反）

朱明四（鄒子樂）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夏為朱明旉古敷字）桐生茂豫（桐讀為通言草木皆通達而生）靡有所詘敷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廸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西顥五（鄒子樂）　西顥沆碭（西方少昊也沆胡浪反碭音蕩白氣之貌也）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廢合韻音發）姦僞不萌祆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

翊

元冥六（鄒子樂）　元冥陵陰（元冥北方之神也）蟄虫蓋臧屮木零落（屮古草字）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斂之時掩收嘉穀

惟泰元七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泰元天也媼神地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釐讀曰僖）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靁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肸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列騰八荒鐘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涓除也除惡選取美成者也）

天地八　天地並況（況賜也）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縕豫爲紛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溢與佾同）合好効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軒朱即朱軒也）璆磬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奄留臨須搖（須搖須臾也）長麗前掞光耀明（長麗靈鳥也舊說云鸞也）寒暑不忒況皇章展詩應律鋗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鶉（鶉古翔字）神夕奄虞蓋孔享

丞相匡衡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

蕙田案郊祀志衡言甘泉泰畤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宜皆勿修故改去詩中鸞路龍鱗句爲涓選休成又改去黼繡周張句爲肅若舊典舊本誤置下章之首見館閣校本雖正其失而以爲衡詩祇

記其首句則亦考之未詳也

日出入九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日月無窮而人命有終世長而壽短）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苦訾黃其何不徠下（應劭曰訾黃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武帝意欲得之曰何不來耶師古曰訾嗟歎之詞黃乘黃也）

天馬十　太乙況天馬下（言此天馬乃太乙所賜故來下也）霑赤汗沫流赭（霑濡也流汗如赭也）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迣音逝超踰也）今安匹龍爲友（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化若鬼（變化若鬼神）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言歲在辰也）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門十一　天門開詄蕩蕩穆並騁以臨饗光夜燭德信著靈寖平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涂道路也言通神之路飾以朱丹又甚廣大）夷石爲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俞答也言衆星留神答我饗薦降其光耀四面充塞也）照紫幄珠熉黃（紫幄饗神之幄言光照紫幄故珠色熉然而黃也熉音云）幡比翄回集貳雙飛常羊（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回翄而雙集也）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重觴謂累獻也）神裵回若流放殣冀親以肆章（言神靈裵回留而不去故我得覲見冀以親附而陳誠意遂章明之）函蒙祉福常若期寂漻上天知厥時泛泛滇滇從高斿（滇音振旅闐闐）殷勤此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佻讀曰肇始也）休嘉砰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閡（閡亦陔也謂九天之上也合韻音改）紛云六幕浮大海

景星十二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象謂縣象也載事也）

日親以察參伴開闔爰推本紀汾脽出鼎皇祜元始
五音六律依韋饗昭（依韋諧和也）雜變並會雅聲遠姚（姚僄姚言飛揚也）
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鐘石羽籥
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
朝酲（取甘柘汁以為飲可以解朝酲也）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
穰穰復正直往寧（穰穰多也復歸也直當也寧願也言獲福既多歸于正道克當往日所願也）馮蠵切
和疏寫平（馮夷河伯蠵黿屬言馮夷命靈蠵使切厲諧和水神令之疏導川瀆寫散平均無災害也）上天布施
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十二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宮之童豎致此異瑞也）
披圖案諜元氣之精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十四　后皇嘉壇立元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
福沇沇四塞假狄合處（沇沇流行之貌假狄遠夷也合處內附也假即遐字從彳）經營萬億

咸寧厥宇
華燁燁十五　華燁燁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
乘敦昆侖（敦讀曰屯）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拔舍止也）神之
行旌容容騎沓沓般從從（從才公反）神之徠泛翊翊甘
露降慶雲集神之揄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
鵕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貳觴猶重觴也）福滂洋
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增陽
波徧臚驩騰天歌
五神十六　五神相包四鄰（五帝為太乙相包舍也四鄰四方也）土地廣揚浮
雲抏嘉壇椒蘭芳（抏摩也摩拭其壇加以椒蘭之芳）璧玉精（禮神之璧）垂華光益億
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咸畢觴（言徧延諸神畢盡觴爵也）靈
輿位偃蹇驤弁汨臚析奚遺（弁汨疾意也臚陳也析分也奚何也言速自陳列分散而歸無所留也）滒
滒澤淫然歸（滒久也滒澤澤名言我饗神之後久在滒澤乃淫然而歸也）

朝隴首十七　朝隴首覽西垠雷電燎獲白麟爰五
止顯黃德時白麟足有五蹏圖匈虐熏鬻殛闢流離抑不詳流離不得
所者為開道路使之安集違道不詳善者則抑黜之賓百僚山河饗掩回轅鬻長馳鬻鬻長貌音武元反
騰雨師灑路陂流星隕感惟風簫歸雲撫懷心元狩元年行幸雍獲
白麟作
象載瑜十八　象載瑜白集西象載象輿也瑜美貌西合韻音先食甘露飲
榮泉赤鴈集六所獲雁數六紛員多貌殊翁雜五采文翁雁頸文彩殊異也
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
赤蛟十九　赤蛟綏黃華葢綏綏赤蛟貌上有黃氣狀若葢也露夜零晝晻
滋百君禮六龍位勻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
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
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禗禗象輿轙禗音近枲不安欲去也轙僕人嚴駕待發
之意音義票然逝票匹遙反旗逶蛇禮樂成靈將歸託元德長無衰

蕙田案武帝祠太乙于甘泉祭后土於汾陰
雖非古南北郊之制而其意畧同孟堅作志
總一代樂章而繫之其下故其用樂禮節及
前後增易不復詳述今由本文繹之縱不能
確有所指然其先後節次之大畧有可彷彿
擬議者一章曰練時日候有望焫膋蕭延四
方是神未降而延之也曰九重開靈之旂是
神之起而將降也繼曰靈之車靈之下靈之
來靈之至靈已坐靈安留則神行而下至登
位也是爲燔燎迎神之章如周禮大司樂圜
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樂六
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者也二章帝臨三
章青陽四章朱明五章西顥六章元冥則爲

祀五帝之樂章封禪書所云泰一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者也七章曰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是言泰一之尊兼統天地蓋獻泰一之詞也八章曰天地並況曰合好効歡虞泰一則獻天一地一也九章日出入其詞皆求仙人慕黃帝之意封禪書所云吾誠得如黃帝視去妻子如脫蓰者也意或於朝日夕月而用之歟十一章天門曰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十五章華燈燈曰神嘉虞申貳觴則再獻三獻之樂章也十六章五神曰廣宣延咸畢觴曰淫淥澤涅然歸十九章赤蛟曰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延壽命永未央是飲福致嘏之事也曰靈

禗禗象輿轙曰禮樂成靈將歸是言神返而去也此皆獻畢受福送神之詞其前後次第畧可想見但或用之甘泉或兼用之汾陰雍時則不可考矣此外十章天馬十二章景星十三章齊房十七章朝隴首十八章象載瑜或志休祥或記功烈則隨時增用故元狩元年之朝隴首三年之天馬並作于立甘泉祠之前惟元鼎五年之景星則適在其年若元封二年之齊房則在立甘泉之後四年矣太初四年之天馬則又後之八年矣太始三年之象載瑜則又後之七年矣是皆隨事增入其奏之節次不可知或即以天馬厠九章之下景星厠十一章之下以爲序次而班史因

之歟惟十四章后皇則決係汾陰后土祀神之樂而其迎神送神當即在前十三章之內今不復可別矣然則此十九章者始于元狩元年之獲麟終太始三年之獲赤鴈歷二十九年而始備至匡衡更定則又後之六十二年矣今以班志相傳既久且又有甲乙次第若更區分割裂恐無片段故統載于此而畧申其說以俟考定者

宣帝本紀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慄慄惟萬事統未燭厥理廼元康四年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

郊祀志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已正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乃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祠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

宣帝本紀神爵四年春二月詔曰廼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翱翔集止於旁齊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於天或登於地或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

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惠田案武帝後元元年郊泰時見羣鶴赦天下此年復賜爵及牛酒高年帛自後因之相沿既久至赦賚繁費如宋代幾致以郊祀爲難行則漢已階之厲矣況誇瑞應而惑神鬼豈敬而遠之之道耶

五鳳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郊祀志改元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虡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時以爲美祥

宣帝本紀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元帝本紀初元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賜雲陽民爵一級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永光元年春正月幸行甘泉郊泰時赦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建昭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郊祀志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或賜爵赦罪人

惠田案自漢初至此南北郊未立其制凡四變天地五時三歲一徧祭一也立泰一祠于長安東南郊二也增三一祠于亳忌泰一壇

上三也甘泉立泰畤四也其時天子所親行者泰一五帝后土其最著云

成帝本紀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是日大風拔甘泉畤中大木十圍以上

郊祀志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陿且百里汾陰則度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太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

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　衡譚又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案經執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　既定衡言甘泉泰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辟駒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藁稭音憂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尚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辟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郪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因秦故祠復立壯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

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蕙田案匡衡之議可謂精矣蓋由是復覩古先之制焉漢時經術之效至是乃見北郊之文于經無有而此俱稱禮記必有明據非臆說也特爲二戴刪定而逸之耳惜哉

三輔黃圖園丘在昆明故渠南有漢故園丘今按高二丈周圍百二十步

成帝本紀建始二年春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迺者徙泰時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泰郊之勤故一切並赦之）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蕙田案此西漢南北郊之始然正月上辛乃古祈穀之祭非圜丘正祭匡衡蓋亦誤認魯禮爲周禮耳甘泉泰時用十一月朔旦冬至其地則非其時則近古也

永始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復甘泉泰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户牛酒高年帛

郊祀志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燎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

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後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畧知前上甘泉先畤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延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於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成帝本紀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揚雄傳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綏和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丙戌帝崩于未央宮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

郊祀志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憙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

蕙田案此西漢再復南北郊然其忽罷忽復而仍罷者或以未得皇孫或以久疾不瘳蓋方士禍福之說中入骨髓其所謂敬恭明神者但知有祈禱之私而不知有典禮之正區區一匡衡正之猶捧土以塞孟津欲障而迴之也難矣

哀帝本紀建平三年十一月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

郊祀志哀帝寢疾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維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平帝本紀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

郊祀志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壯畤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乃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利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壯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壯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

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墬之祀墬古地字也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墬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葢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墬則地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畮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於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

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莽又奏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

蕙田案此西漢三復南北郊然改爲合祭以
妣配地魏晉以下皆率行之不知其皆莽禮
也 又案莽雖復南北郊僅於冬夏至使有
司行事而天子則以孟春親合祀天地于南
郊是南北郊制雖似合古而祭祀之禮失矣
又立泰一兆曰泰時后祇曰廣時則是仍不
廢舊時但移之于國都耳

漢舊儀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時三
歲一辯皇帝自行羣臣從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
紫壇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席祭天用六
綵綺席六重長一丈一副四周緣之祭天用玉几玉
飾器凡器七千百物飾具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
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二十
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
歲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宮去壇三里望對
壇竹宮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
安城黃帝以來所祭天之圜丘也皇帝祭天地宗廟
駕四馬羽蓋華宴出則乘馬遠行在左纛黃屋乘六
馬纛左排馬頭上髦也

文獻通考馬氏曰西京之事班史于祭祀儀文所述簡畧衛敬仲撰漢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其詞多率而叙述亦無甚倫序如西漢未嘗舉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而三歲郊見于雍時甘泉則未嘗有配天之祖也今此謂高皇帝配天而又言居堂下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其義難曉姑錄以廣異聞

蕙田案漢郊祀志載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稱孝文十六年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據此則高皇帝之配

秦時自文帝始特史失載耳舊儀之言固有所本馬氏以爲其義難曉豈偶忽之耶

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秦所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以山爲名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遁甲開山圖云雲陽先生之墟也成帝永始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於紫殿今案甘泉谷北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蔥也　竹宮甘泉宮也以竹爲宮天子居中

酉陽雜俎漢竹宮用紫泥爲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枚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杯

養牛五歲重三千觔

文獻通考馬氏曰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湯代夏之初用元牡告於上帝神后武王代殷之初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也以爲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

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皡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爲秦雜戎翟之俗作西畤用祀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攷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昊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自漢人既以祭畤爲郊天太史公習見當時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其實非也繼而諸畤並興或由夢蛇而爲鄜畤或因獲石聞雉而爲陳寶或由雨金而爲畦畤又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畤名之葢少昊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鄜畤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神之爲淫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爲立畤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攷復指四畤以爲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畤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所祠者叢雜冗泛是以姑諉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謬忌之說而建泰一天皇之壇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則泰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爲帝以祀神爲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秦及漢初以郊祀事天之禮奉五帝至武帝時方士謬忌言泰一貴于五帝者也遂復以郊禮事泰一而五帝壇環居其下然終不聞舉祀天之禮至鄭康成遂剏爲六天之說以爲泰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葢異名而同體也然其說終難通葢方士之說至爲誕謾然猶言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終不敢言泰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剏六天之說何哉竊意泰一五帝之在天猶五嶽四瀆之在地也謂嶽瀆非地固不可而以方澤祠后土之禮事嶽瀆亦不可謂已祭嶽瀆而遂廢后土方澤之祠尤不可葢秦襄所祠少皡白帝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其子孫遂并青黃赤帝而祠之至漢高帝

立黑帝祠而以爲事天之事畢矣葢其祠本不經而諸畤之怪妄尤甚高祖明達者也故雖有重祠敬祭之詔而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論乃若賈生賢而知禮者也親承宣室鬼神之問亦不能引經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儀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畤祠禮之豐殺每與方士之際遇相爲盛衰渭陽五帝之親祠也以新垣平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泰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剏業之太祖亦終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謬哉

案郊祀志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祀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注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葢漢時泰一五帝之祠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畤三歲一親祠未嘗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泰山時所建方有高帝並祠每修封則祠之終帝之世五修封而昭宣之後無幸泰山修封之事則廢其祭矣然高皇帝之所並祠者泰一五帝不過天神之貴者則非配天也

至成帝時匡衡請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并毀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畤互爲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祖配善矣然復以高后配地祇[illegible]共祭則臆說不

經爲甚葢莽將篡漢故爲是崇陰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盜權竊位之謀耳或曰匡衡之論正矣然史載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而向以爲不當革上卒無繼嗣哀平短祚漢以中衰議者惑焉何也對曰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爲之子孫者欲矯而正之則所舉者未必蒙福而所廢者祇以掇禍如諸畤之神雖不正然漢代秦而興不能以禮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侔於事天其祭之也且歷七世百五十餘年則其靈響暴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絕也漢之中衰諸儒劉向谷永固嘗預言之向以人事永以天運然則固非廢淫祠之咎也逮世祖中興建武郊天即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之迹甘泉諸畤未嘗領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不聞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絕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蕙田案漢書王莽傳載其居攝元年祀帝南郊迎春東郊始建國元年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配地又宗祀虞舜于明堂六年獻新樂於明堂莽之僭亂好爲粉飾如此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今盡削之不足復汚簡牘也

右西漢郊禮

五禮通考卷第六

淮陰吳玉搢校字